



# 找回人與土地的連結 生態旅遊與環境教育共創社區根經濟

---

**陳美惠**

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副教授

專長於「社區林業、生態旅遊、棲地恢復」等

## 壹、前言

大家早安，阿彌陀佛！張老師、梅顧問、黃老師以及在座的各位好夥伴，大家早上好！我期待今天期待了非常久，早上四點多起床、五點開車到高鐵左營站，然後一路過來。真的很開心，謝謝！我會盡量分享所知道的。本來想介紹我們團隊在屏東的原住民社區陪伴，包括台 26 線（墾丁國家公園區）、莫拉克風災後在霧台三地門一帶等等，但時間上必須有所抉擇，所以，今天就專心講台 24 線這一區域，如果未來有機會，很樂意將其他區域當作續集介紹給大家。

## 貳、生涯規劃與願景：以專業搭起橋樑

### 一、從公務人員到老師的心路歷程

我曾經是公務人員、十一年的公職服務經驗。在公務機關服務時，一直認為生態保育是件非常重要的事，它牽涉到我們所生存的這個地方能不能永續的問題。但是當年保育議題的關懷好像只局限在少數人，所以我一直思考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讓生態保育成為全民運動？更重要的是深入底層，讓所有生活在當地的這些社區、部落的居民，本身能自發地去保護我們的環境，這才是治本之道。後來便自告奮勇跑去文建會服務、學習社區總體營造，因為一路的培養訓練都是自然科學，但我知道一定要走入社區，保育的最前線就是社區居民，所以一定要融入社區。

後來在林務局工作，就把社區營造跟生態保育結合在一起，民國九十一年提出了社區林業計畫，成為台灣各地、很多社區可以參考與保育的計畫（從資源調查到守護的一個計畫工作），這樣跑了三年。一開始要讓林務機關同仁了解怎麼和社區合作，然後再說服當地社區居民與林務機關合作（過去他們的關係不會太好，那怎麼合作？）三年後，發現可能有很多瓶頸，最重要的是，第一，要有橋樑管道讓雙方可以合作，這是我那時候的第一個觀察：政府再有計畫、再有經費，一定要有一個媒介、橋樑讓彼此可以合作、一起做事；第二，做社區工作並不是只是讓大家聚起來，然後辦活動，或者是做做一些很基本的文康活動、旅遊，社區聚集，這件事並不是只有這樣，它涉及到如何利用當地的自然、人文資源，如何可以安身立命外，更能找到一個新的根經濟？

## 二、深根屏東成為國內外取經的生態旅遊示範區

這需要很多的專業。我覺得學校可能比較有機會讓專業進到社區，所以我離開最愛的公務人員工作，從來沒想過會當老師卻到了學校教書；到學校教書後做了個非常大的思考與決定：不管任何人告訴我有什麼機會，我完全不為所動，因為我來到學校教書最主要的目的、定位（包括我們團隊），就是擔任一個橋樑、一定要扮演好橋樑的角色。所以一開始協助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推動第一個生態旅遊地——墾丁的社頂部落，到現已經陪伴了十幾個部落。我們團隊一直以來就是這樣定位自己——做一個橋樑、做長期陪伴。目前屏東已經有點、線、面的生態旅遊地發展，而且開始形成永續觀光的根經濟，以上是這十一年來從公務人員到老師的心路歷程。

## 參、台灣生物多樣性繽紛、人文獨特又多彩： 各部落介紹

台灣是一個生物多樣性非常繽紛豐富的地方。我們實在非常有福氣，在台灣可以看到那麼多的自然生態以及所蘊藏的這麼多的生命。台灣是個很美的地方，有很多不同族群生活在這塊土地，長期跟環境互動後產生非常多在地獨特的文化，一種生態的智慧——在這土地如何能永續地生存，要有很好的生態知識、生態智慧與過程中的實踐。當我到部落的時候，常常會驚訝地發現或者緬懷那些曾經是我們台灣很多人擁有的、但現在正在逐漸消失的倫理與環境，那些曾經有過、但在我們記憶中逐漸模糊甚至已經消失，那些我們試圖想要找回、搶救、挽留，不管社會再怎麼進步都不能失去的最核心價值。

### 一、大武部落：多樣化與多元精神（二十一種小米）

首先是屏東縣霧台鄉的大武部落。這個部落經歷過莫拉克風災後，前五年顛沛流離、甚至沒辦法回到部落舊址。因為整個霧台鄉六個部落中只有兩個部落可以就地重建，大武部落是其中一個，另外四個包括好茶部落（整個淹沒在土石流堆裡）、吉露部落（整個地滑、村落往山谷滑下去）等，所以面對可以在原鄉發展的部落，我們希望協助他們根留原鄉繼續實踐。既然交通不便，我們就先讓回到部落的人能夠有足夠的糧食生存下去，慢慢地走向自給自足，所以就開始復耕小米；所以這裡的小米田並不是一開始就做觀光旅遊之用，最重要的是扮演讓生活在這邊的人可以自給自足而不必靠外來的經濟協助。

開始復耕小米時，每一戶人家都把家裡保種的小米全拿出

來，發現總共有二十一種小米。我那時當下的感覺像是回到小時候，種田總是保留好的品種（長得大的、果實大的把它留來），我沒想過一個小米竟然可以留到二十一個品種！這意味著這裡是受到極端氣候影響的地方，竟然有二十一個品系可以在這裡持續被種出來，這已經不是一個部落的事，而應該是一個國家糧食作物多樣性保種的事，所以我當下非常非常地感動。

各位有沒有想過為什麼要留二十一個品系呢？這其實是跟文化很有關係。我們調查的時候發現，台灣魯凱族、排灣族都有戴花環的習慣（戴花環是非常重要的生活習慣，不管到田裡、



參加任何慶典、部落裡面有重大事情都會戴花環），而魯凱族還會把小米掛上花環，但排灣族就不會；把小米掛在頭上多掛幾種比較漂亮，小米粒要能夠不會一甩頭就掉下來的，要多留幾種，有黃的、黑的，各種顏色深淺不一。每年七、八月進行小米祭活動，部落還有個很重要的盛事就是釀小米酒，還有要包一種傳統美食叫「阿拜」。做阿拜跟釀小米酒的小米其實可以用同樣的小米，可是他們偏偏就不要，為什麼不要？因為我品種很多，可以有很多機會做出差異性很大、很不一樣的東西，用某一種小米去釀小米酒，做阿拜的時候就會用另一種小米。這跟它的文化非常有關係。部落族人如果生病他們一定要煮一碗小米粥，不能亂煮，一定要用某一種小米煮的小米粥，喝下去身心舒暢，很快就恢復元氣，那又是另一種小米。這就是在地的文化跟當地的生物資源產生連結。

我們所看到的是非常美、非常多樣的在地文化表現。如果這些多樣性的生物一樣一樣消失，我們就沒有那麼多可以變化，大概就勉強一種小米從頭吃到尾、各種事情都用這種小米。可是大武部落不一樣，哇！小米有這麼多種，田裡面耕種時，作物是好幾種作物種在一起，如果以現代的農耕思惟會覺好像比較不經濟，因為種比較多種管理上比較複雜、比較厚工（台語音「搞剛」，意為工序很多）、比較麻煩，收成時又不太能一致處理。可是對部落來講，他們的思惟並不是為了賺錢、經濟，很多的想法都是分享、自給自足。這種部落精神的維繫非常重要！我們四十年來的工商業發展，很多的這種精神都變了，而在這裡看的到是很不一樣的想法：要怎麼樣在這塊土地上自給自足？所以，要多樣、要什麼都可以吃得到，在栽培的時候知道豆科的要跟禾本科的一起種，讓土壤比較有肥力、疾病不會互相傳播；所以空間上的概念是有的種地上、有的種在

可以長高一點的地方，有很多很多跟土地長期相處，我要活在這個地方、要生存下去所累積的當地的農耕的文化。

## 二、霧台鄉阿禮部落：八百年未遷村的活博物館

另外一個部落是霧台鄉的阿禮部落。這個部落在原來這個基地已經有八百年以上歷史沒有遷村。各位可以瞭解嗎？台灣的原住民部落從日治時期就常常遷來遷去，但阿禮部落還是一直在那個地方。一個沒有遷過村的部落讓人感覺非常珍貴，就是一個活的博物館。但是莫拉克風災後聯外道路一蹋糊塗，為了安全起見，部落只好決定搬到平地。可是我們試圖讓它不要與原鄉失去連結，因為到平地漢化非常快，所以我們希望即使被迫必須遷到平地生活也不要忘記原鄉，那是根！因此，只要道路稍微可以通，就開始回去工作、回去工作！莫拉克風災後不得不遷村，但努力建立與原鄉的聯繫，這裡提供一個部落的「分享」概念。

在霧頭山下非常乾淨、純淨的土地與水源所生產的紅肉李非常好吃，粉嫩粉嫩的很可口。我們得要讓這些田園不要荒蕪、要讓它復耕。我們等了好幾年。因為每次四、五月回去採紅肉李，梅雨季節一來又開始掉石頭，前幾年都沒成功回去過。一直到前年成功回去了，但是遇到一個狀況，我們看到要採的紅肉李幾乎都不見了，倒是地上果核丟滿地。誰去採的呢？猴子去採了。這時候，我腦海裡就開始浮現很黑暗、很負面的影像，開始想到他們會不會要放獸夾、陷阱、農藥……？我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我聽到的是族人跟我說：「老師，沒關係，我們明年來的時候一定要比猴子還要早，先下手為強，跟牠搶，看誰搶得最快、最多！」有沒有覺得很感動？



其實這都是台灣在消失的東西。台灣不是環境在消失、自然生態遭到破壞而已，人心的改變才是最可怕的！所以，當我看到這些都有種莫名的感動，彷彿是個小城故事，連結過去我們充滿人情味、環境非常清幽、人跟人之間以及人跟土地間很緊密的關係與感覺，我們失去好多、好多這些事情。所以，當我們看到的時候，心裡就有股油然而生的感覺：如果我有那麼一點點能力，我們一定要幫這一塊土地多留一點這種事情，因為，這才是進步的意義；如果，連這個都失去了，我們要文明幹什麼？我覺得真的是不能失去這些價值。

## 肆、以生態旅遊發展偏鄉：保育與經濟共生

### 一、深度旅遊、生態旅遊、大眾旅遊

要幫助偏鄉，過去政府常常採取的做法就是振興三村經濟，不管農村、漁村，都會想到觀光。確實這些地方保有比較好的自然、人文條件，但是當你看到這樣的環境要幫它的時候其實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因為一個不小心，有可能就會讓這個地方失去了它的味道、甚至回不去過去的純樸、過去的環境。我們看到台灣社會十幾年前的觀光，都只聽到旅遊，完全沒聽到生態兩個字，沒人知道什麼叫生態旅遊？基本上那個年代知道的旅遊就是「上車睡覺、下車尿尿、沿途買膏藥」，然後回到家餅乾、糖果、藥膏一堆。可是十幾年前，國內倡議生態旅遊觀念，我們做社區林業也在想用什麼策略切入發展，可以兼顧保育和經濟？生態旅遊是一個很好的策略，很多學術研究、國內熱心的人都在倡議一定要做生態旅遊帶動偏鄉經濟，不要再走錯路。將那種大眾觀光導入到部落可能會催毀一個地方，我在想怎麼邊做邊學習，一定要實踐出一個本土的做法。

#### （一） 生態旅遊的定義

生態旅遊的觀念，我覺得，一個比較自然的環境其實並不排除人文，生物多樣性跟人文多樣性都是連結在一起的；到一個自然的地區進行有責任的旅遊：對環境有責任，而且是以保育為核心的旅遊，所得到的利益能夠回饋給當地人，能夠貢獻當地的經濟。但是我們現在很多人到自然地區旅遊可能只想享

受那個地區的自然環境，不見得會把機會留給當地，倒是很會罵當地為什麼沒有把環境顧好。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墾丁國家公園轄區裡的社頂部落，那是我們團隊第一個陪伴的部落。一進到部落要談生態旅遊時，大家馬上都講：「老師，我跟你講，你不懂啦，你讀森林系哪會知道做旅遊。我住在墾丁大街，我這邊客人一天到晚出入都好幾萬人。我教你啦，要做旅遊就是要怎樣？路要拓寬，路要給它拓寬很大條，遊覽車可以互相閃避。再來，停車場絕對要可以停放五十輛遊覽車以上，知不知道？然後，進來社區一定要有牌樓，要有入口意象，這樣知道嗎？最好是，我們村子都可以在馬路旁邊賣農產品、廁所不夠要多蓋一點、步道不夠要多挖幾條，這樣了解嗎？」大概都這樣想。

我的學生聽完後，在我開車回屏科大的路上（我即使開很快，也大概需要兩小時，回到家都凌晨了），每次經過楓港大橋，東北季風吹來特別蕭瑟、特別影響我的心情。為什麼？因為我這一車子的學生在後面都悶不吭聲、都不講話，那代表什麼？他們在想著：「很倒楣跟到這個老師，誤上賊船，怎麼在做這種事情？我們是鳥社的、我們是自然生態保育社的，就是要來保護動植物的，怎麼都在講錢？」他們很受不了。社區居民講這種話，傷害了他們的幼小心靈。沿途我就要安慰他們、跟他們講：「如果用眼睛看、然後謹慎的操作，我們能讓社區可以得到收入，總比什麼機會都沒有，然後放任這個環境敗壞、甚至賣掉、做不當的使用。你們選哪一種？」慢慢地這樣子說服同學們，後來才能堅定地走下去。其實經過楓港大橋的時候，我內心也是天人交戰。為什麼一車的孩子跟著我在做這個？市場根本還沒看到！雖然一直講生態旅遊很好很好、會有客人來，但其實都還沒有；雖然講跟我們做這個，絕對能保護動物、

保護植物、前途大好，但其實都還不知道。這些學生來讀森林系，父母就是要他考高、普考，結果一天到晚跟我跑社區，我內心其實是有點不安。但是我常常告訴我自己，一定要相信、一定要有願才有力，因為如果這個是對的，你就是去做就對了。所以過了橋，我馬上精神又振奮起來了，繼續努力、繼續奮鬥。因為我不能倒下去，要繼續做，學生才會跟著我，社區有心想要在地方努力的人，大家才可以一起繼續做！這是心路歷程，一定要給我們的社會看到好的模樣、好的模範。

## （二） 大眾旅遊、深度旅遊與生態旅遊

針對旅遊其實有很多種說法，要讓社區比較容易懂簡單歸類就是，一、純粹以利用為角度的就是「大眾觀光」，人潮就是錢潮的概念，這種觀光大概都會想要建設，做一大堆複製性的入口意象（例如：一顆鳳梨三十萬，一個村子放三顆），很多的牌樓都一模一樣，把台灣各地區弄得越來越像，已經嗅不出那個鄉鎮的味道，外環道路一開、加油站一放、7-11 一擺、樓房再蓋下去，每條路都一樣，更慘的是，植物都還種一樣，這陣子流行種黑板樹，再過一陣子全部種小葉欖仁；但事實上，旅遊就是要保留它的差異化，不是嗎？當我們真正地幫助一個地方，一定要知道並不是熱心就好，一定要慎選策略，真的時時去維持平衡，而且要堅守理念，因為很多時候居民會跟你說：「老師，你這工夫很差、很慢，人家別的村莊已經很多遊覽車，你還那麼慢？」這時候你要守住你的核心價值，不要走偏了。我目前的想法是鄉村要走的是「深度旅遊」，保育跟利用能夠比較平衡一點，可是當你是到一個比較敏感的環境，生物多樣性很豐富、很值得保護的地方，要嚴格實施「生態旅遊」。生

態旅遊應該是目前產、官、學都能夠接受的保育跟經濟共生的做法。首先，承載量要管控、要有單一窗口、過程還要進行居民與來訪遊客的環境教育，居民要負起守護自然人文資產的責任，懂得保護才能夠談永續利用。其次，一定要回饋社區，利用這樣的環境取得收益一定要有回饋的機制，這個很嚴謹，但是非常難做。最難做的是凝聚共識，怎麼讓一群在地的社區居民願意一起走這一條路？當整個社會充斥的都是賺錢、賺錢，一切向經濟看齊的時候，要一起走這條路非常的辛苦，但是在各地都有很多這樣的人，我們不用灰心。

### （三） 找回榮耀感：好山好水好機會、 好山好水好生活、好山好水好未來

生態旅遊並不是只是旅遊服務，它可以找回人地關係，找到生活在這一塊土地的一種榮耀感、一種自尊心，以前都說好山好水好無聊，現在應該要顛覆、要勇敢地說，好山好水好機會、好山好水好生活、好山好水好未來！並不是沒有保育經濟，而是可能缺乏更多的跨域整合，去找到怎麼用好山好水來取得保育經濟。

### （四） 永續：環境、文化、經濟、社會、制度

生態旅遊真的是可以達到永續的一個非常好的策略方法。要永續還是要談經濟問題，但一定要在保育的基礎上；談永續就是離不開環境、社會跟經濟，社區工作非常重視的還有社區文化、環境文化要一起談。另外，森林地帶周邊的社區，更需要跟政府之間有好的夥伴關係，政府可以主動協助地方，而不

是太僵化的說「這個不行、那個不行」；如何在保育的原則之下，找出彼此合作的可能性，這也需要政府的法規、經費、甚至專業的協助。



生態旅遊依賴的就是環境與文化的資源，沒有環境、沒有文化的特殊性，就像到了部落，每個人都跟漢人一樣，講不出母語、也沒有傳統生活習慣，去那邊看就一點意義也沒有。所以，當你引導一個對的產業方向，在生態旅遊的實踐中，環境與文化的保護、保育就在這個過程中被實踐。所以我認為做生態旅遊就會把環境文化保護下來，然後也會得到經濟，但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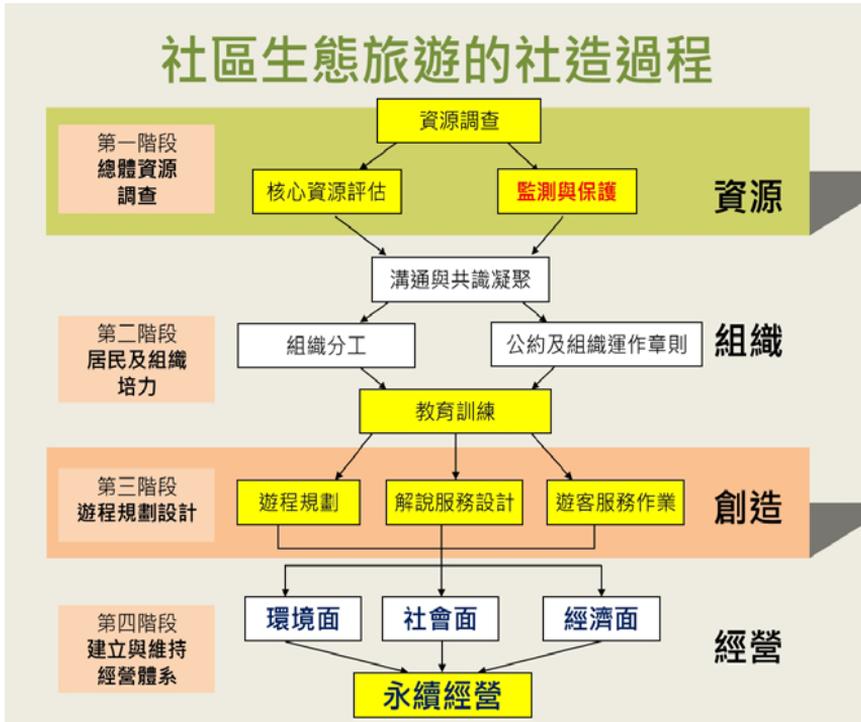
那種財團式的經濟，而是因為遊客來了以後，必須要有很多人提供服務：有人煮社區的風味餐、有人整理家裡成為接待家庭、有人做社區接駁、有人做解說、有人帶體驗，甚至可能有人要帶領到山上去了解整個文化、民族植物的利用，需要動員很多社區的居民；在過程中不斷地合作、不斷地一起做事，分工合作會累積它的社會資本，這就是目前最難的一關。但其實生態旅遊是在累積社會資本，唯有累積社會資本才能夠把環境與文化的資源轉化成經濟。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目標、共識，而且凝聚的過程是培力的過程。所以，生態旅遊，不是只是小眾旅遊，它還有很多的意涵。

## 二、社區生態旅遊的社造過程

我們團隊在很多社區基本上就是離不開這樣的操作，可以說是台灣的本土模式，整個過程我把它認為是一個社區營造的過程，用生態旅遊當策略，但一定堅守社造的精神，整個過程就是社造的過程、培力的過程。

### （一） 第一階段：總體資源調查

首先，任何社區的工作應該先做總體資源調查：人、文、地、產、景，找到當地人文地產景的特色，才能夠讓每一個地方顯現出它的差異化，而不是發展到後來每個社區都抄來抄去。真正可以做為社區產品面對市場的考驗，還是要有獨特的產品，所以最重要還是要做總體資源調查，找到社區的特色跟差異，那也是部落、社區很重要的資產，並使社區的自然人文資產得到保護。這是第一步資源面。



### (二) 第二階段：居民及組織培力

第二步要做社區溝通，要開始與社區居民討論，一起談我們這個社區永續發展的一些願景。當然，願景大家會談得很遠、很遠，要趕快聚焦——我們來做生態旅遊好不好？談生態旅遊的理念、對社區有什麼樣的幫助、為什麼要做生態旅遊？這要溝通、說服，特別是意見領袖階層，然後再從領袖開始，慢慢的到核心人物，甚至是社區中很多有心想在地方長期發展的人也會站出來，所以要花時間溝通、凝聚共識。把一群人聚集之後要組織分工，真的要把生態旅遊做出來，客人來要會服務、

要會解說、要準備風味餐、要會介紹這些珍貴的資源，很多都要學習，所以一定要分工，而且要能夠不斷地培力，同時要有公約和組織制度才不會亂掉；必須讓這個團隊很像公司的經營團隊，不管換什麼領導人，這個團隊依然堅守而且繼續走下去。不斷地培力不是去到社區開很多課，不是這樣。大家一開始都是溝通理念，但真正要一起陪伴社區居民變成可以做生態旅遊的相關從業人員、服務人員，需要一段時間的培力，這不是上三小時、二小時的課，不是一進去就做產品、辦活動、辦什麼季，做完大概都倒在那邊不會再做了；而是要長期地蹲馬步，我們應該是好好打好基礎，即使這個過程比較漫長，但是一旦扎好，它真的就是扎根了，會產生根經濟。

### （三） 第三階段：遊程規劃設計

第三個部分，我們團隊的專業是「生態旅遊環境教育」，比較屬於體驗與遊程規劃，是在資源的調查基礎與人的培育基礎上。以文創產品為例，看到梅花鹿我就會想到要如何在保育的原則下產生經濟，而不是想到生產鹿乾；所以，就會把它設計成梅花鹿尋蹤遊程，把所有的事情都連結到產品，變成很有特色、很有主題的產品。我最近在想要推的是在森林裡面靜坐，拉近心靈跟自然之間的交流，這也是一個主題。為什麼想要推這個？因為有先做資源調查，了解這個環境可以做這個。所以，先做資源調查，其次培養人才，之後可以有很多的創造。以我們團隊的專業創造的是遊程、環教方案，但如果是文創專業進來可能會做什麼？可能是梅花鹿抱枕，抱回去睡覺還滿溫暖的。要打好基礎，與跨領域結合，我們會有源源不斷的創意與產出。

#### (四) 第四階段：建立與維持經營體系

接下來要談永續。一定要努力地維繫品質不能衰退，然後要有年輕人願意投入才能夠接棒。整個操作要公平、公開的，不會造成做這個社區的過程，由親戚變仇人，大家感情都變壞，那做這個有什麼意義？想要幫助社區需要很謹慎；還有，當然要有收入，經濟就是現在最大的困境，我們已經帶來經濟，可是我相信還可以更有機會，只需要跨域，讓更多不同專業的人進來。以上就是帶領社區所堅持的一些理念、原則。

### 三、從生態旅遊到社會企業

#### (一) 山林的守護神阿禮部落

不要再讓居民認為保護、保育是沒什麼用的，保育其實是連結他們的永續發展。我們從阿禮部落開始談。阿禮部落是原住民區域在莫拉克風災之後，透過生態旅遊幫助災後重建的範例。阿禮部落是魯凱族的部落；魯凱族主要集中居住於霧台鄉，（霧台鄉是西魯凱，東魯凱是在台東卑南鄉的達魯瑪克，還有下三社是在茂林鄉），霧台是魯凱族非常重要的的居住地。阿禮部落是在小鬼湖林道起點，雙鬼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保護區的起點就是這個部落。這地方因為交通不便，所以整個環境、文化被衝擊比較少一點。它是很美的地方，除了是沒有遷過村的魯凱族原始居住的部落外，它又在保護區入口，這個部落應該成為這一片山林的最佳守護神。可是人口凋零，整個村子只剩下二十幾個人居住，而且年紀都已經很大，再這樣下去是沒有永續的，部落將會一個一個消失。我們可以用什麼方法

來幫助這個部落？生態旅遊就可以考慮了，可以讓年輕人有機會回來在這邊經營生態旅遊產業，有保育也有經濟。我們認為這個地方是一個很好的實踐的地方。阿禮部落的名稱有一個說法源自於霧頭山（Parathidane 海拔 2736 公尺），因為山的形狀尖尖的像獵具長矛 Idiri 尖刃處，Idiri 與 Adiri 諧音，所以以 Adiri 為名，阿禮部落的名字是這樣來的，傳說這是一座聖山，是傳統領域第一高峰，非常神聖的一座山，因此他們自稱是霧頭山下的子民。我在莫拉克風災的前一年進到這個部落。這個

部落很努力在維繫傳統文化，包括男丁禮。漢人家裡有人生小孩、生兒子要送油飯，這個地方的習俗是，如果生了男丁，會



在小米季的時候抱出來展示：這是傳承我們家族的，我們代代相承的意思。重點有兩個，一個就是從一出生就被介紹給族人，這孩子會被族人關心。另外一個就是體現分享：他會收到很多賀禮，這些賀禮全部會拿出來與全村共享。

此外，還有一個戴百合花的儀式，也都還在這個部落被實踐著。戴百合花在魯凱族阿禮部落有兩個意義，一個就是代表男人非常的英勇，能夠去狩獵，一般是要能獵到五頭公山豬，才夠資格配戴；阿禮部落更嚴格，因為環境更好，所以被要求狩獵六頭公山豬（要有獠牙的，不是小豬），才能佩戴一朵百



合花。重點還是在分享：打到山豬之後，不是藏在家裡自己吃，那會被全村恥笑的，有資格佩戴百合花代表你的英勇，還有照顧部落、分享，因為那個環境真的很需要有这样的食物來源。另一方面，配

戴百合花對女士的意義就是聖潔、貞潔，在結婚之前沒有亂來、操守非常好的，才有機會佩戴。因為這樣非常嚴謹的制度，在魯凱族的社會你不敢隨便，有很多眼睛都在看著你，當有逾越規矩的時候，百合花是會被當眾拔掉的。現代社會有的人作奸犯科還非常洋洋得意，在這種地方，你敢如此嗎？你會覺得對不起祖宗八代，而且覺得非常不應該，會自省、很害怕犯錯。像這樣的一種內部制約，都讓我們覺得相當重要，看到是覺得很感動的。

## （二） 文化故事豐厚的魯凱族

部落調查的時候看到排灣三寶。排灣和魯凱三寶談的就是琉璃珠、青銅刀，還有陶壺。頭目家屋古陶壺瓶口都有缺角，這不是撞到的，而是故意的。當頭目家族公主出嫁時，會把陶壺搬到家屋的正中間，在大家見證下把一片陶片拔下來讓她帶在身上。因為嫁出去以後要再見面很不容易，每一個部落就像一個國家，隔了好幾座山，所以要見到很不容易。而且這一代可能沒問題，但一代又一代之後，以後要尋根就可以拿這個回來核對：我是從這邊出去的。這很像漢人戲劇中媽媽在臨終前把玉珮切成兩塊，一個帶在哥哥身上，一個帶在弟弟身上，然後十八年後兩個男孩可以彼此相認。這是為了尋根。考慮到一

代一代之後，他們未來回到這個地方還可以彼此相認。

此部落位於海拔 1200 公尺高的山間，森林資源非常的豐富，譬如九芎。九芎又叫猴不爬，因為樹幹很光滑，爬上去會滑下來。在部落裡，九芎是非常重要的聘禮。送來當聘禮的時候，不只要看九芎夠不夠多、夠不



夠粗，還要看刀痕。如果末端被砍得一蹋糊塗、很多刀痕，代表你這個男人實在是太沒有力了，我女兒嫁給你一點都不保險；最好的就是尖端削得非常的乾淨，切不斷的不要怪刀子不利。這個九芎代表的意義是，因為它的表面很光滑，拿它當聘禮，是希望娶進來女孩子心地非常光明乾淨，像九芎的表皮一樣這麼光滑；九芎很堅硬，也代表娶進來的這個女孩子，不管這輩子面對多少風風雨雨、多少困難挑戰，都能跟著她的另一半、跟著這個家族勇往直前、不被擊倒，擁有像九芎這樣堅硬的意志和性格；第三，九芎木耐燒又能讓火旺，代表娶進來這個女孩子是可以旺夫家。這是很有意涵、很美，非常讚的一種樹的背後，原來有這麼多故事。

### （三） 再談阿禮

回到阿禮部落。部落裡常見的田代氏澤蘭，是路旁看起來很不起眼的野花野草。當男孩子看到心儀的女生，他們會拔野花野草送給女孩子，特別喜歡拔這個田代氏澤蘭。因為放在頭上涼涼的，在田裡工作可以降溫，而且當它乾燥了以後味道還是很香，香味很好，所以男生看到心儀的女孩子，就會躲在她家附近故意來個不期而遇，把這個花送給對方，然後開始等待下午的結果：如果花戴在女孩子的頭上，代表「小夥子，我也好喜歡你」；如果花變成在媽媽的頭上，就表示「猴死囡仔，麥肖想」（台語。年輕人，別做夢之意）。

這個部落還有一種鳥非常少見，全台族群量大概剩下不到500隻，叫山麻雀。牠的外觀比較紅、腮部這邊沒有黑點。牠常常伴隨著小米的種植區域而遷移，哪裡有小米田，牠就飛到哪裡去。霧台本來是很重要的山麻雀分布，災後田野荒蕪，山

麻雀沒地方去，現在阿禮要看到山麻雀非常難，推測應該跟小米田荒廢非常有關係。所以人們持續友善環境的生活，事實上跟生物多樣性是有關係的。

很多人喜歡吃愛玉，但是要吃愛玉並不是件簡單的事。愛玉的生長會隨大樹攀爬，有的甚至長在懸崖峭壁上，採收愛玉的時候必須爬上大鬼湖周邊那些參天巨木，不小心還會被熊鷹攻擊，或一失手就掉下去，輕則斷手斷腳，重則失去生命。可是愛玉對部落來說又非常重要，是養活家人很重要的產物，所以他們必須去採愛玉。

這些故事都有太多的感動，你會很喜歡。在部落裡，夜晚，涼風吹來，山羌在旁邊叫；早上醒來，整棵樹上都是五色鳥，環境非常好，動物就在旁邊，簡直就是一個野生動物的天堂。人是可以跟環境、跟動物之間，這樣的和諧互動。可是當他們都搬下山，你會聽到山裡傳來槍聲、聽到有人進去砍樹，因為失去了守護者。我覺得讓很多愛山的人、很多愛護環境的居民，可以在那邊繼續生活是很重要的。

現在，只要有生態旅遊預約接團，山下的人會跑回來幫忙。他們很開心能夠分享，用分享的精神接待來到部落的遊客。生態旅遊很適合部落，不會過度消耗或影響環境，大家都做得很開心。我們九十七年去幫部落、九十八年就遇到莫拉克風災，老天就是要給我們考驗。一個八百年的聚落，族人一代一代在這邊生活，突然之間，有可能再也回不來。你知道那種心情？當時，整個社會的氛圍就是希望他們趕快遷下山來。決定得非常快。可是它的社會心理層面、文化層面呢？很可能從此潛藏更大的危機。有必要這麼急就決定一個部落的未來嗎？八百年的部落，可以短短幾個月就遷走嗎？



我覺得應該不要這樣子，因為在極端氣候之下，比較重要的是，找到好的對待環境的態度、行為，還有住在這樣比較敏感、比較脆弱的地方，要有避災的觀念。

#### （四） 生態旅遊與災後重建

在前一年帶他們做生態旅遊的時候，部落是那樣的團結、那樣的和樂、那樣的一心一意要一起努力，可是經過一個風災，人跟人之間開始有痕。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讓這個部落有一些改變？在災後重建的過程中，要好好扮演那個橋樑的角色，留下在部落文化傳承跟山林保育的種子。我認為山上還是要有守護神在上面，光靠政府的執法有時候是鞭長莫及，所以山上居民還是很重要的，去守護他的環境。文化傳承也很重要，到了平地，其實漢化的腳步非常非常快，山上的那些生態智慧才經過兩年再去平地問耆老，他們已經記不太起來了。因為沒有在山上生活，很多東西忘得很快。這些衝擊可能大家沒有注意到，應該是要留下部落文化傳承與山林保育的種子。



一開始，我們採取跟林務局合作，縣政府、鄉公所也支持我們的理念。災後環境變動很大，所以我們繼續監測環境，了解環境改變、變遷了什麼，持續監測跟文化非常有關係的動物、植物資源，主要的想法是用生態旅遊來讓他們找到目標，不要一直陷入悲哀、悲傷。因為在災區，最怕的是沒有明天的氛圍，必須讓他們看到希望、看到未來。這時候我認為生態旅遊也是一個好方法，有一個願景在前方，部落很快就站起來了。日本311後，仙台市的大學生特別跑來台灣看霧台怎麼做災後重建，特別是阿禮部落，那麼困難的地方竟然也可以站起來了。

部落古道也受風災影響。生態旅遊中的古道不只是一條路而已，有好多的故事都發生在這一條古道上，不管是古道的工



法、過去生活在這裡所經歷的一切。這古道在魯凱族叫做 **Sasadra**，就是讓你休息的地方；田裡工作結束要回家的時候一定要在 **Sasadra** 休息，讓不好的情緒、勞累的身心在這裡被洗滌，大家在這邊可以有一些交流，再回到家面對可愛的家人。很讚對不對？當要修復古道的時候，馬上面臨工法的問題，住在山上的族人都太年輕了，不太會修古道、不太會疊石板。這個時候就需要動員山下的族人一起合作，有的挑石頭、有的切石頭、切石板、有的扛、有的鋪，才有辦法把古道修好。這過程連結了山上跟山下的情感，我們組了工班讓很多人都有一個位置可以一起來做這個事。

部落有很精湛的木雕工藝。這工藝可以用在很多地方的解說牌、指示牌，還可以用這種工法、木雕工藝來雕刻大家的門牌，一定很有味道，他們也做了文創品。



所以我們在災後很有目標，沒有遊客的時候種田、做文創，但是所有做的事情都是跟文化連結，即使是一個文創商品也都很有在地的味道。還有辦紅肉李採收體驗，鼓勵山下的人或者是一般民眾來採收，四個梯次很快額滿，結果只做了一梯，因為只要天氣不好了，就又上不了山上了。



我們也協助部落成立樂團——阿禮風古謠樂團。資源調查的時候，覺得古謠實在好美，歌詞通常都不會太複雜，很簡單，可是寓意都很深遠。每一首古謠聽完都讓人覺得怎麼那麼有智慧、怎麼那麼優美、怎麼這麼厲害，文采怎麼這麼好，可以寫出這樣的東西，所以生態旅遊的時候，我們也用古謠來分享。為什麼生態旅遊一定只有解說？它可以跟藝術結合，音樂就是一個很好、有穿透力、有渲染、感染力的一種解說方式。

樂團成軍初期只有山上幾個族人一起唱，但是感覺不對，老人家沒有進來不行。現在有三十幾個成員，平常主力有十幾個人，最重要的就是，音樂融化了彼此的隔閡。音樂真的有一種神奇的力量，讓部落裡的族人又開始能夠更加的接近。每一次帶遊程結束，我們必唱一首「鬼湖之戀」，描寫巴冷公主跟蛇郎君相遇，最後要跟蛇郎君到鬼湖，向族人說再見、道別的情景。這首歌用在莫拉克風災受傷嚴重的阿禮部落非常地貼切，因為族人搬到平地了，希望你們不要忘了原鄉，希望你們還能夠再回來；而對客人來講，也希望來訪的朋友能夠再回來阿禮。我覺得這個阿禮風古謠樂團非常地真切自然。古謠是在做文化的分享，我們有責任把這麼美的文化傳下去，這樣的古謠，其實很多部落都還有，台灣如果要跟國際旅遊接軌，這些都是很重要的元素。

很多人搬走之後，守護山上的人越來越少，所以我們就組成巡守隊，山下的人就上來巡守，回到家裡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升火告訴祖靈我們回來了，所以當我們再看到那個煙從石板屋冒出來的時候，你會覺得這個部落還在，整個過程只要不放棄，一定有機會慢慢地去讓這個部落繼續走下去。阿禮部落它面臨了一個非常關鍵的十字路口，可能走到另外一邊它就在地圖上消失了，可是我們更加強腳步，讓他們可以在這邊繼續生活，付出了這些行動後，這個部落沒有在地圖上消失，這是感到最開心的。不要等到消失了，才到博物館緬懷。蓋博物館的設備需要更多錢，資助生態旅遊一個計畫，政府可能只是付出了一百多萬，三年計畫三、四百萬，就可以有機會讓一個部落不要消失掉，這個部落還活著就是一座活的博物館，這樣很讚！在山下的人很努力在傳承文化，不能讓文化斷了根，在山上的人

也在走出適應性的一種發展。這個部落現在還在，而且是讓人家引以為傲的部落。因為這樣的一個堅持，這個部落和林務局在一〇二年得到國家永續發展獎。所以我覺得真的是相當的好，大家一起合作朝著這樣的目標去做這個事情；阿禮部落那麼艱困的部落都可以在災後站起來，讓我們看到很多、很多的可能性。

### （五） 德文部落的森林咖啡

德文部落也是很讚的一個部落。它從日治時期就開始種植咖啡，但有一度大家都放棄了，可是現在咖啡產業也起來了。它的咖啡大部分都種在樹林下，而不是砍掉森林，是在森林裡面的一種咖啡栽植。



## （六） 石頭城大武部落的再造之路

接下來跟各位分享大武部落。這個部落要進去有兩個管道，一個是非汛期可以走河床，沿著隘寮溪一路開進部落；另外一個就是坐流籠，通過隘寮溪進到部落。

幫助部落一定是要先讓回鄉的人可以在這邊自給自足，這是最重要的事，先不要講旅遊。所以，一開始先做小米田的復耕。現在，小米田還有人辛勤耕種、拔草，要收成小米的時候鳥會來吃，他們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部落分工合作方法，就是做趕小鳥的趕鳥器，各種可以發出聲響的東西都可以作為材料。只要到了小米即將收成的時節，部落就會掛出很多瓶瓶罐罐，不管是韋恩咖啡、保力達的，能夠發出聲音的都可以裝進石頭來趕鳥，並沒有用毒藥去毒小鳥。小鳥來的時候吃多少算多少，但是我就盡量保護，能讓小鳥少吃一點我就可以多收一點，所以族人很勤勞，盡量搖出聲音讓你不要吃太多。趕小鳥的時候，家族、鄰居都要一起來幫忙；在這麼疏離的社會，這其實是非常好的連結關係的一種活動，全部都要出動拉趕鳥器，ㄎ一ㄤ ㄎ一ㄤ ㄎ一ㄤ ㄎ一ㄤ，鄰居也會來幫忙。為了趕鳥，他們會在田邊搭一間工寮，煮東西跟大家分享，你家有什麼就煮一點，我家有什麼也煮一點分享；如果心情很鬱悶，還可以講出來彼此慰藉、彼此安撫，讓那個人的心情可以得到舒緩。它在社會心理層面有很多、很多的價值，更不用說用趕鳥這種方法來處理人跟野生動物之間的關係，是一個很不錯的做法。看到這些田復耕後，內心很感動，大武的小米真的是品系有夠多的，各種顏色的都在這裡，這麼深山、好漂亮。隘寮溪上的橋是在兩年前（2014年）才通車，橋身僅容一台車可以通過。他們覺得就是要這樣，大武並不是為觀光客而存在的部落，我們

能過就好了，能夠這樣子就好了，所以這個部落非常的美。我覺得它可以成為一個讓我們很安心的糧食生產地，不只是讓部落自給自足，還可以分享給大家。

除了讓小米田復耕之外，如何創造它的另類經濟？我覺得這些部落都很讚，他們不會選擇種高麗菜，而是會選擇相信傳統知識。在這樣的一個環境裡面，應該種什麼才可以讓環境永續？生產可以永續的做法是什麼？種高麗菜可能要砍掉更多樹，所以應該要在保育森林的原則下去發展農業。經過調查，原來這個地方有一種經濟作物叫做山當歸，也就是台灣前胡，它是台灣特有種，過去族人常常採集台灣前胡到平地去交易。



台灣前胡生長在一定的海拔，而且在森林的林緣地帶，當我們要發展它成為經濟作物的時候應該要先引種，成功地栽培出來，而且不需要毀掉森林，因為它可以在森林下面生活得好好的、長得好好的。目前栽種出來的山當歸我們覺得還不夠漂亮，根太瘦了，雖然已經比野外採的漂亮很多了，但可不可以結合跨領域讓它長得更漂亮一點？如果有農藝專家來讓它長得像人參那不是更好？說實在的，我們要創造未來，要有很多可能性，這部分還是需要專業，而且要跨領域。接下來要結合食科系開發產品。目前已經開發兩項產品，一個是山當歸茶，另一個是山當歸藥膳包，以提升它的價值。因為我們的東西不多，



所以不能去拚量產，要在保護環境的原則之下去生產經濟。因此，要提升山當歸的附加價值，把它變成加工品，進行特殊成分分析，有好的成分也可能發展成為生技產品，還可以結合旅遊、體驗經濟。不要像平地大量栽培，這邊沒有那種腹地，所以我們小量的、但是提升它的價值。

與各位分享一下部落裡的雞種。這個雞是我的母校三十五年育種，也是民國七十年代的台灣土雞保種保留下來的，經過三十二個世代、三十五年育種所培育出來的品系。我會特別去



尋找雞的品種是因為，既然想發展部落的產業，就希望東西要夠獨特、夠好，這是一個原因；另外，每次遇到下大雨，政府就要拋送物資到部落、派直升機到部落接送人員，

在八八風災救災的時候，甚至有直升機撞山壁，因而損失了好幾位飛行員的不幸。因此，如何維繫一個地方的自給自足很重要，尤其現在這種極端氣候之下，常常會有路斷了、洪水太大的時刻，難道每次都要把人遷到體育館，在那邊等待一個晚上、兩個晚上、三個晚上嗎？救災就只有這種做法嗎？我覺得可以改變，就在地就好，不要跑來跑去。現在有了小米、有了芋頭、也有了紅李，就希望可以不需要為了蛋白質再去山上狩獵，因為雞既吃廚餘，也可以吃野外的草籽、草、地上的蟲與

作物的疏苗，所以就想到飼養雞隻的點子。一開始每一戶人家分配二十隻，結果有的人太寵愛那些雞了，把每一隻雞養得太肥全部都是油，有的人是不太會養，雞讓老鷹給抓走了，還有的被蛇抓走了。後來，我們給有興趣養的家戶二十隻，每十隻貢獻協會一隻，二十隻就貢獻兩隻；我們給你小雞，但是你要回饋十分之一，拿來給老人家共食、學齡前兒童的用餐，還有生態旅遊來的客人可以吃。這樣的設計，讓大家養得好有興趣，所以後來我們就蓋了一個公共雞場，除了供應自己所需，如果還夠，也接受外面的預定，每個月大概都有一些雞可以分享給大家。這些很健壯、養在樹林下的雞、森林裡面的雞，命名為「大武森雞」，大武村品牌，森林的森，「森雞」又有生機無限的意味，聽到這個名字就覺得非常的純淨、非常的健康有活力，每一隻雞都很漂亮。這是我們在部落一些扎根在地方又友善環境的經濟。

## 伍、結語

做生態旅遊，要真正能夠與地方連結起來，而且可以產生根經濟的力量。去年（2015）發生了山川琉璃吊橋的事件。十二月二十六日試營運的時候，當地族人跟政府之間有些衝突，起因於當地有很多人非常地反對、抗議這座吊橋造成的觀光衝擊。可是我們來看這座吊橋，它並不是一座突然冒出來的橋。它其實就是早期存在三地門的三地門吊橋，或者叫鐵線橋。過去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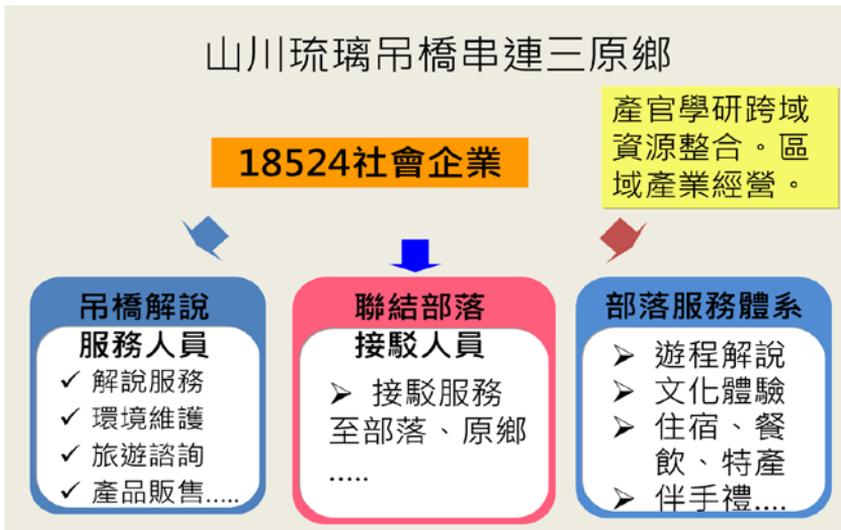




台 24 線公路的時候，對外聯絡瑪家、三地門、霧台之間的交通，都是靠這座橋。這座橋是很多人的回憶，也非常有故事，只是災後它沒有辦法修復，所以就重建。重建的時候，當地社區有參與，特別是藝術家，把這一座橋做得非常地有味道，不只工法很特殊，包括裝

置也融合了在地的人文，所以很吸引人，一推出就爆紅。爆紅之後，湧入很多的人潮、車潮、垃圾、噪音，族人回家還要拿通行證，這讓族人很受不了。再加上遊客來，就是團進團出，進來，走完橋就跑掉，也沒有帶來什麼利益。本來部落都期待、引頸企盼，有一座公共的觀光建設應該會有利益導入，結果沒有，又感覺到它對原本的生活衝擊很大，大量觀光客湧入造成很大的衝擊。類似的事件在全台各地是一直在發生著。當政府的美意變成干擾，要怎麼辦呢？後來屏東縣政府就與我們團隊研究如何處理？我去觀察發現：遊客在那邊排了五十分鐘、一個小時，然後五分鐘快速通過吊橋，因為人太多了，只能被擠

進去，然後又被擠出來，走完之後，也搞不清自己是走了是一座琉璃橋還是玻璃橋，就又被載走了。對遊客來講，這是一個非常不好的遊憩服務，如果這樣操作下去，這個橋很快、可能半年後就沒人要去了。



要改善這樣的情況，我認為第一個就是要提升它的服務，第二個要把人帶到部落深度旅遊，應該要去做這樣的服務串連。所以我們開始做什麼事呢？我們開始在屏北三鄉，也就是瑪家、三地門、霧台，號召居民站出來，大家一起來成為這座橋的經營者。雖然法律上不是你經營的，但是我們實質上應該要來參與、管理，而不是就只有在那邊哀聲嘆氣，而且族人不站出來要靠誰站出來？我們想化危機為轉機，希望這一座橋可以變成是一個連結三個原鄉部落的重要平台，不只是旅遊的平台，而同時也是物流的平台及情感交流的平台。所以我們開始

展開行動，要把原本的社會對立事件引導到比較好的發展方向。這半年來，我們用了很大的力氣跟大家一起在做這個事情。我們的願景就是 18524 社會企業，什麼叫 18524（我先取的，以後不見得會取這個名字）？185 就是屏東的沿山公路 185 線，那個地方在瑪家鄉、泰武鄉、春日鄉一路到枋寮這一帶，24 就是霧台、三地門的台 24 線。我取這個名字就是希望能夠串聯這些 185、24 線上的部落，由當地族人所形成的社會企業來經營這個區域，才將會可長可久。



這個過程當然是產、官、學一定要合作；首先，第一個要有吊橋的解說服務人員，第二個要有連結部落的人員把人帶進部落，第三個要有部落服務體系。遊客坐了那麼久的車才來到這裡，不應改只走五分鐘就跑掉，他們可能想進一步深入部落，這個時候就有機會了。努力那麼久的生態旅遊，一直以來只守在部落，無法連結出去，因為這一座橋可以連結出去了！我們這半年都在籌劃推展這個發展。目前一切都在進行中，很多服務都開始動起來了：解說員培訓方面，可以看到很多的年輕人都站出來了，培訓到現在第二期，學員包括前鄉長、前縣議員、前代表主席，還有現任代表會副主席。當初他們都是觀望的態度，現在願意站進來，表示大家可能有意要成全這個事情，這是最難的一關。接著是團隊的經營：整個團隊的成立，讓解說員在吊橋為大家做完服務後，可以把大家帶進部落。第三到了部落之後，交給部落的服務體系服務，大家共同把旅遊的這個餅做大，而且是一種深度旅遊加生態旅遊。這是一種很好的銜接。我希望未來我們這個團隊能繼續努力。

這些年來，我最大的心得就是，所有社會發展的難題，特別是怎麼永續這個難題，真的是需要更多、更多的橋樑，而且需要跨界的合作，一起朝著這共同的目標去努力，然後讓更多人看到光明跟希望。我相信這是我們要繼續加油、繼續努力的事情。

以上是我們十年來所做的事情：前五年，努力去營造生態旅遊，接下來做網絡，現在的目標就是社會企業。我們已經成立社會企業公司，現在正帶著族人準備成立勞動合作社來經營這些地方。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謝謝！